

## 那些年，那些事

### ——毕业二十周年随想

○金德鹏（1990级电子）



金德鹏，1995年毕业后在校直读博士，2000年留校任教，现为电子工程系党委书记，通信研究所研究员

转眼之间，毕业已经20周年了，在清华园里也整整呆了25个年头。25年过去，这个园子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园子也跟着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无数变化。但是，当经历了25年的积淀之后，回头再看的时候，总有一些事在我们的记忆中越来越清晰地烙刻在心头，历久而弥新。

第一件事是每天下午四点半大喇叭准时响起的“走出教室、走出宿舍，去参加体育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此时，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跑道以及学校的各条大大小小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打球、跑步、锻炼的身影。那是经过三年高中苦读后走进这个园子里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清华人是如此热爱体育锻炼，正如清华人也是如此热爱学习一样，而这一切的目标又如此简单而又宏伟，就是为

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五十年，那是一个多么长远而又宏伟的目标，但是随着在这里工作学习，我见到了很多真正践行着这一目标的清华人，他们中既有我们的师长，也有我们的学长，在各自的岗位上实践着这个清华给予的远大目标。

第二件事是老教师的板书。记得刚入学第一堂微积分课，张元德老师两手空空地走进教室，拿起粉笔随手就在黑板上画出了一个即使用尺规也不过如此的坐标系和圆，一行又一行优美的符号和公式如行云流水般从粉笔尖流淌出来。还有机械制图课的窦墨林老师，总是穿得非常严肃和整齐，用粉笔和直尺在黑板上画出的图形几乎可以和计算机画出的图形媲美。还有西方文学选修课上徐葆耕老师极其漂亮的行书、随机过程课上陆大纶老师满黑板的公式，等等。记忆中，老师们讲课中很少看教材，几支粉笔信手拈来就是一堂精彩的课，随着粉笔在黑板上吱吱作响，领着我们的思路，引导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任性遨游。

第三件事是上自习占座。每当华灯初上，一教、二教、三教、四教、五教和图书馆老馆的座位总是被占得满满当当，全是看书、写作业、上自习的同学，以至于稍微去得晚一点就需要在很多教室反复寻找才能找到一个座位。我最喜欢的是当时

清华学堂制图教室宽大的制图桌，可以任意摊开很多书而不嫌拥挤，而休息时楼道里木质地板踩上去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声音也特别令人难以忘怀。为了找到自己最喜欢的自习室，占座成了每天的必修课，甚至为了占座还发生过同学之间的纠纷。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怀？那是一种对学习真正的热爱，那是哪一天自己没有上自习就觉得自己很吃亏的时代。

第四件事是每天晚上自习后宿舍里的喧嚣。每天晚上十点教室熄灯，大家回到宿舍。那时没有计算机、没有手机、没有平板，此时的宿舍就成了最热闹的所在。同学们在宿舍间穿来穿去，有赶着找明天要

交的作业，有在一起大声聊着感兴趣的课题，有拿着饭盆找开水泡方便面，有在一起鼓捣科技小制作，也有挤在活动室看球赛，学生干部们往往在这时开会。这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也是无数的故事、新闻、小道消息的发源地，喧嚣但快乐，往往会持续到宿舍熄灯之后的卧谈会。

时代在进步，清华园在变化，新的图书馆、教室楼、操场，全面信息化和数字化、条件不断改善的宿舍，人手一台计算机、平板和智能手机，今天的条件比20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我仍然最怀念20年前的校园生活，简单而充实，紧张却快乐。

## 清华，我的精神家园

○毛智慧（1990级水利）

1990年17岁那年，我从青海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此后，我在清华园完成了本科、双学位和硕士学位，度过七年难忘的时光。追忆清华岁月，脑海中浮现出的关键词就是：新水、十食堂、荷塘月色、砂锅饭、西大狂欢、长跑、主楼后厅……

课堂上，老师们总是仔细深入地讲解原理，不厌其烦地推导公式，一丝不苟地作图，高数、画法几何、结构力学这些课程至今记忆犹新；水工专业的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同学们在几年的小暑期里，足迹踏遍了京郊各个基地，直至三峡前期枢纽工地。“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召唤每天下午响起，养成的长跑习惯让我多年以后依旧精力充沛，受益匪浅。在读经

管双学位时，有幸当面聆听了朱镕基总理参加的建院十周年讲话，朱总理的话：“你们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办好一个企业，中国就有希望了！”让所有在场的同学热血沸腾，也从此激励了我攻读管理工程硕士学位，投身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中国市场经济之中，做企业，做实业。

1997年从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后，我进入了联想集团。联想在那年凭借“万元奔腾”攻势在中国PC市场折桂，从此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而我也在联想这个大平台上，从基层销售员做起，不断接受新业务挑战，突破自我的同时业务管理范围也不断扩大，在2006年以联想手机业务优